

第十九回 剿梟寇二士爭雄

詞曰：

巡方才得返星詔，又把從戎征戰討，何苦獨賢勞？不因援友路，哪得會多嬌？

右調《菊花新》

卻說祝琪生自領馬出京，一路人馬隨從而行，多少威武。直到常州地界，忙差人往母親處報信。自己隨即下船來見母親，道及朝廷又差孩兒往廣東剿賊，不日要往長江、過梅嶺去了。一則記念母親並探父親下落，二則不知鄒、平二位小姐消息何如？三則要助義兄，同往廣東建些功業，以報知己。如此由浙江、福建，飛英被賊圍困南雄，正在危急之秋，望孩兒救他。別母親前去。絳玉、素梅、輕煙亦來送別，遂邀了馮鐵頭下船，令開行。

那些常州府所屬官員，俱來投手本候見，並送下程。琪生一概不收，但要地方官，絳夫多撥幾百名，以便連夜趨行。那些府縣俱是琪生舊屬，今又見新升撫院，且不受一文私禮；豈要有幾名夫，不竭力奉承的道理？遂傳各方總甲人等，立刻要絳夫一千名，前往廣東撫院大老爺軍前應用，如遭重究。只見畢遞火速回了差人，各處要夫。

誰知祝公與鄒小姐自隨紅鬚起解進京，勸他暫住常州後，身邊盤費俱已用盡，口食尚且不給，正是走投無路，忽聽得縣裡立刻要夫，左右鄰皆去。祝公與鄒小姐商量道：「我今早膳尚缺，如何得有銀錢僱夫？只得自去應個名罷。」

鄒小姐聞說，淚如下雨，便道：「公公如此老年，焉能受得此苦？若是不去，地方總甲又惡狠狠地，決不肯放過。」只得隨在祝公身邊，同著扯纖而行。

此時，琪生正別了家眷下船；馮鐵頭雖然初與紅鬚相會，向日已聞琪生口裡贊過，一見自然氣味相投。三人說了些閒話，船已行有二三里。紅鬚忽記起祝公並鄒小姐尚無下落，便高叫道：「咱有罪了，快放咱上岸去。」琪生忙問道：「兄要往哪裡去？卻是為何？」紅鬚道：「你道為何？還是為你。難道你忘了令尊並尊夫人麼？」琪生道：「怎敢片刻有忘。只因軍機緊急，已吩咐家人多方尋覓去了。如再不見時，待班師之後，仍還要借重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然岸上人聲嘈雜，其中似有婦人號哭之聲，更覺淒慘。琪生偶而動念，隨立身往船窗外一觀，但見一老者打倒在地，一女人號哭在旁，不知其故。連喚差役上岸，速去二人情節回話。差役忙過腳船上岸，問那老者道：「因何倒在此間？」那女子答道：「我公公是拿來絳夫。因年老行走不快，被夫頭打壞的。」差役隨來回話。

琪生聽了復想道：「既是絳夫，如何又有一個少年女子隨行之理？其中必有情弊。你可去帶那二人上船來見本院。」原差立要拿祝公上船，祝公決不肯去。鄒小姐道：「公公不妨，待媳婦去哭訴苦情，或者還可出得夫頭之氣。」

二人隨了差人上船時，琪生先已看見是父親了。慌忙迎出艙門來，一把抱住父親哭拜道：「男該萬死，如何累父親受苦到這田地。」祝公道：「這也是我的命運，再不想你改了姓，如何使我尋得著？」琪生轉身見了鄒小姐，也拜謝她，年來伏事父親之勞。紅鬚、馮鐵頭亦過來下了禮。祝公一見紅鬚便問道：「義士從何得放？真喜殺我也。」外邊又稟道：「知縣、鎖夫頭在此請罪，求大老爺發放。」

琪生聞之，正欲出去痛責一番，被祝公勸道：「他只知道趕路要緊，哪知你我事情。若不是他這一番囉唆，我與你哪得相逢？此係無心之過，饒他罷了。」琪生領命而出，只見知縣、驛丞跪在船頭上請罪。琪生道：「人夫自當選壯丁著役，如何差老弱的塞責？此皆諛役朦朧作弊。已後當細心料理，姑且一概不究。」眾皆叩頭感謝而去。

琪生進艙來，祝公便問道：「你母親曾有下落否？」琪生道：「母親已在此住久。男今奉命討賊，刻不容緩。父親可同媳婦且與母親暫住此地。待男班師之日，一齊進京。」隨喚轎而送太爺、小姐到衙。即時點鼓開船。

不須半月，即到福建。探報日日雖有，琪生又暗差精細軍士前往賊營探其虛實。隨取廣東全省地圖一看，何處可以進兵，何處可以埋伏，何處可以圍困，何處可以屯糧，何處係藏奸之所，細細籌劃已定。一進境內，便傳惠在南雄三府附近地方官進見，著他速備糧草，軍前聽用。且不到省行事，疾忙整頓兵馬，竟往潮州而進。

一邊與焦紅鬚、馮鐵頭密議道：「我若先去解南雄之危，恐賊兵全力俱在南雄，急促不能取勝。不若先攻惠、潮，他必無備。乘其無備狠打一仗，即不能全勝，立時恢復三府。諒有二將軍威勇，也斷不輸予他。南雄賊兵若聞得大兵取惠、潮，必將南雄之兵來救惠、潮，則南雄不戰而圍自解。我兵那時隨往南雄會同鄭飛英，再商議滅賊之策，有何不可。」紅鬚道：「恩主言之有理。以我二人去征惠、潮，原非難事。」

琪生遂擇日祭旗發兵，將人馬分為三隊。首隊以焦紅鬚為大將，率領一千人馬，密授以方略先行。後隊以馮鐵頭為副將，率領一千人馬，亦授以方略隨行。琪生自領一千人馬，從中接應。並不許一丁沿途擾害良民、姦淫婦女。所過地方，除糧草應供之外，雞犬不驚。但見：

旌旗蔽日，劍朝如林。

不數日，已到潮州。探報人稟道：「賊兵因攻南雄不下，俱將精勇調去了；惠、潮二府，只存千數老弱兵在內，著他緊守城池不可亂動。倘有官兵討戰，速來通報，不可輕出。所以惠、潮二府城門，每口午時一開，除放柴、米、蔬菜之外，即緊閉不出。上城守宿具是百姓。」

琪生聞得此信，遂覺此來果係不差。便對焦、馮二將道：「看此光景只宜智取，不宜與戰。」紅鬚道：「如此毛賊，何須智取？隨咱力量砍去便了，有何懼哉？」馮鐵頭道：「恩主所見極是。倘只固守不出，何時得下？若有妙計，自當領命而行。」琪生道：「別人行兵，多以先聲奪人。只得三千，報稱十萬，使之畏威投順。今番逆賊擅能殺死總督、巡撫，連下二郡，正在猖狂得意之秋，安能望其投誠。我今寂然而至，略不示以進剿之威，則城內無備。我今將精勇四十名，隨了馮副將，待午時混進城去，伏至更深，聽城外炮響，便放開城門殺出，與焦將軍合兵殺進，自無不克之理。」

二人依計而行，果然迅雷不及掩耳，裡應外合。那些老弱兵無從招架，各皆逃生了。焦、馮二將，趕殺了半夜，並無敵手。遂請琪生進城，出榜安民。再將府中倉庫細細查點一番，委任一賢能官署了府事。次日起兵，竟往惠州。

琪生在路對紅鬚道：「此番又不是前日局面了。已前要寂然而至，如今要耀武揚威，大彰聲勢，方才有濟。」紅鬚道：「一樣兩府，何故又要變局？」琪生笑道：「賊人必知我裡應外合之計，此番斷然死守城門，不放面生之人進城，以待南雄救援之兵到來。則此計不行矣。」惟四路大張招撫榜文，云：

我雄兵數萬，戰將百員，已駐於此，憐爾輩原係良民，不過為賊人所陷。若肯改逆從順，一概免死不究，原係守土之官仍還舊職。特此曉諭，速速投誠。

此時，城內已知榜文所諭。那府、縣自料力不能勝，即會同總兵官商議：「若不見潮州三日內被彼大兵所破，我者兵微將寡，如何是他敵手。不若早早投誠，還可保我舊職。」道猶未了，來報：「張巡撫大兵已滿山寨野而來，圍住城門了。」但見：

一路霜威凌草木，三軍殺氣貫旌旗。

守城百姓一見，便皆驚倒，就欲開門迎接。適值官軍皆有此意，遂一齊出郭迎接。

探報立時傳進中軍。紅鬚聞報大笑道：「好個主帥，料敵不爽分毫，果然其投誠了。」即便麾軍入城，探其虛實。一面請主帥，發放投誠人眾。就在府中坐下，出了安民榜，查過倉房、錢、糧，仍令諛屬官軍管理地方。即日拔營往南雄。

賊寇已知惠、潮有失，火速前來，卻與大兵途中相遇，不能前進。便扎住營頭，就在此決過勝負罷。琪生亦見賊兵到來，即傳令且在此扎住，命焦、馮二將乘機進剿。那些賊眾見我兵聲勢勇猛，也便膽寒。及至對壘，戰有五十餘合，殺得紅鬚性發，趕上一刀，賊首一閃，跌下馬來，被我兵捉住，捆解轅門。

那副將見賊首捉去，奮勇前來，與紅鬚死戰不休。馮鐵頭見紅鬚不能取勝，便躍馬橫槍，隨來接戰。直至天色漸晚，各自收兵回營。次早復來討戰。琪生道：「賊首已獲，決該駭散，何以還來討戰？二位將軍，今日決要擒得此賊，方可無虞。」焦、馮二人道：「如此毛賊，只須一人夠了。今有我二人在此，怕他飛上天去？不消半個時辰，包管取他驢頭來獻恩主就是。」

二人便整頓兵威出戰。只見賊眾不因頭目被擒，兵威消滅。紅鬚大聲問道：「賊阿已被我拿下，汝等何不早降，也免得一死。」那賊將道：「主帥被擒，我軍中豪傑盡多，難道再立不得一個的麼？休得誇能，放馬過來。」兩下又戰有五十餘合。馮鐵頭在後，看清了那賊的刀法，冷地趕上前來，斜刺一槍，即時跌下馬來，被紅鬚一刀砍死。賊皆落荒而走。焦、馮二將盡力砍殺一番，方傳號令：「如有願降者免死。」眾皆倒戈乞命。遂收兵回營。正是：

忽聞戰鼓震山林，劍戟交加鬼神驚。

暗淡愁雲渾似夢，二雄從此顯威名。

但見得勝回營，琪生亦來迎焦、馮二將進帳，稱其大功，隨往南雄進發。鄭飛英探知張巡撫到來，已先出郭跪接。琪生一見，連忙扯住道：「弟與兄真異姓手足，何必拘此大禮。」遂請琪生到察院衙門住下。鄭飛英就隨在後稟參，琪生也不坐堂，扯住飛英手往內便走。

二人坐下，飛英深深又打一恭，感謝道：「自被賊兵圍困數月，料無生理。忽然解散，深為詫異。又聞張巡撫親來進剿，誰知就是臺兄。若非臺兄雄略，弟焉能有今日之重生。莫大之恩，何時可報？日來，老伯、伯母與尊嫂還是在京，還是在家？」琪生道：「承念及老父、老母，弟真名教中罪人。自被平獸毒害之後，俱各流落天涯。直至巡方之日，才接老母奉養。老父是行兵路遇的，相會尚未及兩月。至於家室一事尚未有期。」飛英道：「若未曾恭喜，弟替為兄作月老何如？」琪生道：「這又不敢當。有是有的了，但不得全美耳。」飛英道：「何為全美，何為不全美？」

琪生笑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弟向因浴佛會，拾得鳳釵，與鄒小姐有約，此吾兄所知者。隨後還有平婉如小姐之約。不料獸兄君贊，竟將妹子送入權門，小姐為我守節而亡，至今懸懸。」飛英道：「臺兄既知平小姐已死，何不再續鸞交？」琪生道：「還有一疑案未釋。弟在常州關帝廟，見婉如詩一首，又像未曾死的。故此還要細訪。」飛英道：「臺兄果有心於她，也是易得的事。」遂作別回署。

即請平小姐出來道：「恭喜，賀喜！祝琪生已做本省巡撫，因剿賊至此。少間來拜時，便可相會。」婉如道：「聞說新巡撫姓張，難道廣東有兩位巡撫麼？」飛英道：「巡撫倒只得一位，祝兄卻有兩姓。小姐不必多疑，待他來時，自見明白。」一面吩咐整備筵席。

道猶未了，衙役飛報：「巡撫張老爺已親到門。」飛英連忙迎接進來，琪生下了轎，逕往內衙便走。飛英仍要行屬禮，琪生笑道：「若要行此禮，我便不該來看兄了。」遂扯飛英手，一同坐下。

茶罷，琪生即問道：「兄所說平小姐果還在麼？可以通得一信否？」飛英道：「信是極易通的，但聞張字便不通了。臺兄若真心念她，弟之月老定做得成矣。」連忙叫請小姐出來。

此時平小姐在內，認得果是祝郎了。聞請相會，也便出來。琪生一見，果是婉如，兩下悲喜交集。飛英就將投河救起緣由說明，琪生感謝不已，方才商量奏凱還朝之事。遂將地方軍政俱交轄部院掌管。把鄭飛英亦敘有軍功，邀他同行。一邊報捷，一邊出本，候旨賞封。且看下回分解。